

黃亞南
著

不許超越

美國打壓日本的教訓

繁體中文版序

樹欲靜而風不止。我們謀求發展，而超級大國却百般阻撓，不許發展。水何澹澹，洪波湧起。如何應對呢？

有人說，你放緩一些發展的腳步，就能逃過此劫。這未免過於天真。數十年前，曾經創造過「東亞奇跡」而躋身發達國家之列的日本，面對美國的無情打壓，逆來順受，委曲求全，結果被打翻在地，陷入了「失去的三十年」的不復之劫。雖說現在的美國不同於舊時的美國，而我們也不同於以往的日本，但似曾相識的無情打壓難以避免。這需要我們對此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才能有效地應對。而還原這段日本被打壓的歷史，釐清美國「帝國循環」的本質，不啻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對筆者來說，撰寫本書是一種使命，也是一種義務。東方出版社能及時安排出版，實屬難能可貴。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準備出版本書繁體字版，以饗更多的讀者，也是功德無量。

何以希望有更多的讀者讀到本書呢？這從本書所敘述的美國工人為甚麼可以砸日本車的問題上也可以得到答案。由於美國汽車企業缺乏競爭力，導致美國工人大量失業。本來這些工人應該把怒氣出到美國企業上去的，但他們却選擇去怒砸日本汽車，令人匪夷所思。美國汽車競爭不過日本汽車，有諸多原因，其中人工成本之高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到現在，這個因素更加突出。然而，經濟學家、政治家，或者人權人士，他們從來不去問美國工人的薪資為甚麼要比發展中國家工人的高出幾倍的問題，而美國工人敢怒敢砸價廉物美的外國產品並得到美國輿論的支持，就是因為他們認為美國人能享受這樣的待遇是天經地義的。實際上這就是美利堅治世給他們帶來的特權，大家對此都需要有所了解。

因為美國的強大，所以，同樣是擰一顆螺絲，美國工人就可以享受很高的薪資和福利，而發展中國家的工人却不能。而且在正常的情况下，他們還去不了美國，無法分享美國工人的薪資和福利。要爭取得到同工同酬的待遇恐怕還是要靠各個國家的發展。也就是說，國家發展了，人均 GDP 趕上先進國家了，工人的薪資自然也會提高的。水漲船高，除此之外，還有甚麼更好的辦法呢？但是，這個世界不會是平的，既得利益者是不願意其他國家發展起來的。

1990 年代，美國打壓日本也正進入佳境。而那時候，筆者正在日本求學。有一天，筆者看到主流報紙《日本經濟新聞》刊登了

一篇題目為《經濟讓步是安全保障的成本》的文章後，終於明白日本為甚麼會逆來順受的原因。結果，日本的國際競爭力從 1991 年世界第一下跌到目前的 34 位，曾經超過美国的日本人均 GDP 現在只有美国的一半左右。國家得不到發展，國民又如何去爭取相應的權利呢？所以，筆者希望有更多的讀者能讀到美国是如何在冠冕堂皇的言辭之下，步步緊逼地打趴日本，成功地讓日本成為輸送利益工具的完整經歷，從中吸取經驗教訓。這對香港讀者來說，應該也不無裨益。

數年前，筆者曾因工作關係去過香港。在工作之餘的雜談中，有位日本駐香港的綜合商社代表對筆者說，1970 年代，是他在香港工作的黃金時代。因為只要為日本總部安排好中國業務，解決一些問題，他們就能截留 10% 的過往資金作為報酬。後來中國改革開放，日本企業也能更加自由地進入中國進行交易，這使得本來作為日本與中國交易窗口的香港部門不再吃香，工作越來越難做。這番感歎，讓筆者更覺得綜合商社在香港的地位變化實際上就是日本的綜合商社在日本經濟中地位變化的一種縮影。日本的綜合商社是創建於日本企業還沒有能力獨自走向世界的時代，他們運用所掌握的信息以及各種人脈關係，為日本企業與世界各國交易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幫助。但隨着世界各國之間的聯繫越來越密切，日本企業本身也培養了與各國打交道的能力，綜合商社的作用就越來越不重要了。不過，日本的綜合商社並沒有因此而萎縮，他們在新的經濟環境下不斷地摸索新的發展道路，取

得了明顯的成效。這些年來，日本綜合商社還贏得了像巴菲特那樣的國際投資家的青睞，發展前景依然頗被看好。

從這個角度來看，香港的讀者或許對香港有些類似日本的綜合商社能感同身受。以前，香港利用獨特的政治經濟的條件，在掌握了大量信息的基礎上，加上自身的努力，在中國內地經濟起飛前後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同時香港自身也得到了發展。內地改革開放後，形勢發生變化，香港的角色也必然發生變化。但這樣的變化雖然能改變以往的盈利模式，但卻不會阻礙香港經濟的發展，因為香港肯定會找到適合自己發展的道路的。從日本的綜合商社能够克服地位變化帶來的困難而找到繼續發展的道路這樣的事例來看，筆者對香港的發展前景非常樂觀。相信本書應該也能給香港的讀者帶來一些有意義的啟迪的。

2024年的夏天異常炎熱，眼看到了中秋，氣溫依然在30度以上，宛如酷暑。不過，誠如有人不許發展而我們依然要謀求發展一樣，天氣再熱又怎能阻擋我們歡度中秋佳節呢？這裏且借用蘇軾的殷切之詞來表達筆者對香港讀者的美好祝願：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2024年中秋

目 錄

前 言 / 001

緒 論 不許超越與帝國循環 / 007

第一章 商業是戰爭

第一節 險峻的氣氛似曾相識 / 020

一 「技術被偷盜」 / 020

二 「21世紀是日本的世紀」 / 025

三 來自日本的危險 / 028

四 特朗普的意見廣告 / 031

五 國會議員的表演 / 035

六 全美對日的敵視氣氛 / 038

七 神奇的預測 / 040

第二節 對泡沫經濟的錯覺 / 042

一 經濟學課程的優等生 / 042

二 日本的泡沫經濟只是經濟問題嗎？ / 046

三 景氣循環理論不能說明泡沫經濟 / 049

四 被洗腦後的對後冷戰世界的認識 / 052

五 泡沫經濟與美國的不許超越 / 055

六 為甚麼要關注日本的認識？ / 058

- 第三節 不許超越是美國的共識 / 062
 - 一 美國工人為甚麼能砸日本車？ / 062
 - 二 「美利堅治世」 / 065
 - 三 只有吃透日本，才能吃定日本 / 068
 - 四 是人種的偏見嗎？ / 071
 - 五 維持霸權的具體設想 / 073
 - 六 新自由主義打壓自由主義 / 078
 - 七 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就是帝國主義 / 082

第二章 政治解決經濟問題

- 第一節 打壓的第一波 / 086
 - 一 國破人還在 / 086
 - 二 佔領政策的 180 度轉彎 / 089
 - 三 日本交的「學費」 / 090
 - 四 競爭優勢產品 / 092
 - 五 美國說貿易不能自由 / 094
- 第二節 貿易摩擦沒完沒了 / 099
 - 一 從技術引進到產品席捲全球 / 099
 - 二 從自我研發到世界第一 / 102
 - 三 美國企業不進則退 / 105
 - 四 發展了就要打壓 / 108
 - 五 貿易摩擦的政治解決幫不了美國企業 / 112
- 第三節 半導體行業被拔高 / 115
 - 一 半導體摩擦的爆發 / 115
 - 二 半導體是產業的糧食 / 117
 - 三 技術立國的代表 / 119

四 被提到國家安全高度的半導體行業 / 123

五 半導體協定的簽署 / 127

六 「失去的十年」的象徵 / 130

第四節 不讓日本的高新技術出頭 / 134

一 不讓日本 OS 引領市場 / 134

二 不讓日本技術國際標準化 / 136

三 美國在不重視的領域裏也不支持日本 / 139

四 前門是狼，後門是虎 / 142

第三章 從打壓到壓榨

第一節 更深層次的對日打壓 / 148

一 美國總統訪日 / 148

二 廣場協議的簽署 / 151

三 對抗日本的「不公平貿易習慣」 / 155

四 普拉特演說 / 158

五 知識產權的新戰場 / 161

六 日元升值帶來的蕭條和反彈 / 163

七 日本經濟結構的變化 / 165

第二節 結構性改造日本 / 169

一 日本異質論 / 169

二 美日結構協議的出爐 / 173

三 改造日本的 200 多項要求 / 175

四 日本國內的反應 / 179

五 數值化的要求 / 182

六 年度改革要求書 / 184

七 無奈的誤譯 / 187

第三節 貨幣戰敗的結構 / 189

- 一 大藏省的電話 / 189
- 二 債權消失了一半 / 191
- 三 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脫鉤 / 193
- 四 甚麼是貨幣戰敗？ / 196
- 五 帝國的循環 / 197
- 六 日本能擺脫貨幣戰敗的格局嗎？ / 200

第四章 日本不能說不

第一節 美國策略的改變 / 206

- 一 美日結構協議悄然變色 / 206
- 二 美國突然要求日本土改 / 208
- 三 要求日本土改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 210
- 四 中小商店的悲鳴 / 212
- 五 反斗城進軍日本的號角 / 214
- 六 《大店法》與外資超市的命運 / 216

第二節 外資開始收割 / 219

- 一 長銀破產 / 219
- 二 克林頓總統的隨員 / 222
- 三 日本政府的介入 / 224
- 四 任由外資收割 / 226
- 五 美式改造的幻滅 / 229
- 六 對企業併購認識的改變 / 231

第三節 郵政改革為了誰？ / 234

- 一 郵政改革是送給美國的禮物嗎？ / 234
- 二 「小泉劇場」 / 236

- 三 郵政改革的目的是甚麼？ / 238
- 四 美國為甚麼要求日本郵政民營化？ / 242
- 五 郵政資產如何流向美國？ / 244
- 六 美國還要染指日本的保險市場 / 246

第四節 要醫療平等還是要商業機會？ / 251

- 一 白色巨塔的倒塌 / 251
- 二 外資引領日本的醫療保險市場 / 254
- 三 美國對日本醫療制度改革的進一步要求 / 256
- 四 商業機會和醫療平等 / 258

第五節 日本社會的全面改造 / 262

- 一 「市場的聲音」 / 262
- 二 價值觀的改造 / 264
- 三 協調還是訴訟？ / 266
- 四 司法改革的意義 / 268
- 五 第二次戰敗的認識 / 271

第五章 日本式躺平

第一節 從失去的十年走向失去的三十年 / 276

- 一 日本經濟的地位急劇下滑 / 276
- 二 平成的景氣循環 / 278
- 三 通貨緊縮的基調 / 282
- 四 天災人禍對經濟的衝擊 / 284
- 五 改革為了誰？ / 289

第二節 日本企業自廢武功 / 293

- 一 驚人的修復力 / 293
- 二 「精瘦」生產方式裏的潤滑劑 / 296

- 三 環境的巨變與自信的喪失 / 299
- 四 外來和尚唸好的經 / 302
- 五 引進美式企業制度 / 304
- 六 難堪的日本企業市值 / 307

第三節 安倍經濟學的目的和成敗 / 311

- 一 安倍經濟學的使命 / 311
- 二 一場豪賭 / 313
- 三 安倍經濟學的功績 / 316
- 四 「馬上解散」成就了安倍經濟學 / 319
- 五 黑田的自我否定 / 322
- 六 問題在哪裏？ / 324

第四節 日本將走向何方？ / 327

- 一 打壓日本沒有意義？ / 327
- 二 這樣的日本真不錯 / 331
- 三 奇妙的美國總統訪日報道 / 333
- 四 日本式躺平的又一實例 / 335
- 五 日本的選擇 / 337

第六章 差別與反差別

第一節 兩個現代童話 / 342

- 一 歷史的終結童話 / 342
- 二 世界是平的童話 / 345

第二節 全球化和半球化的螺旋交替 / 349

- 一 全球化變為半球化 / 349
- 二 差別和反差別是歷史發展的動因 / 352
- 三 發展的道路可以各不相同 / 355

第三節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 359

一 理論的不完全性 / 359

二 試錯的有效性 / 362

前 言

2022 年年底，京都的清水寺森清範貫主（住持）照例出來揮毫書寫了今年漢字「戰」。不過他書寫的這個戰字似乎特別潦草，毫無氣力，看起來有點像「殘」，應該說這樣的字顯示了森貫主揮毫時沉痛的心情。

實際上，「戰」字已經是第二次出現在這項活動中了。上一次是 2001 年，當時，日本有失業、通貨緊縮、瘋牛病等許多問題亟待解決，不過，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美國發生的恐怖事件，很多無辜的百姓因此失去了生命。或許森貫主因此而義憤填膺，一揮而就地寫了力透紙背的擘窠「戰」，大概是充滿了一戰而勝的祈願。然而，反恐戰爭一打 20 年，不僅沒有打出天下太平，反而讓戰爭幾乎連年不斷。那樣看來，「戰」就有可能成為每年的「今年漢字」。大軍過後，必有凶年。戰之後必然慘、殘，即便是滿懷菩薩心腸的森貫主又怎麼能有好心情來書寫這樣的榜書呢？而懷

着這樣沉重心情的應該不會只有他一個人。

這樣戰亂的國際形勢當然也觸動了筆者所研究的經營學領域，讓筆者一直關心的一個問題更加凸顯。那就是曾經在一片廢墟上創造了東亞奇跡的日本國民和他們的企業為甚麼在泡沫經濟崩潰後長期不能重新振作而甘願躺平？

實際上，不從泡沫經濟發生的政治原因來考察的話，是很難找到答案的。長期以來，日本對泡沫經濟為甚麼會發生很少從政治方面去做認真的總結，這可能和日本一直把美國學者的研究奉為圭臬有關。在經營學領域，波特教授提出的著名的五力分析法、價值鏈等論述中根本不提政治要素。只有日本學者根據 20 世紀 80 年代日本企業被美國打壓的慘狀，在經營學理論裏小心翼翼地加上了政治要素。然而，他們還是低估了政治對經營的影響，從而無法幫助日本企業重新振作起來。

事實上，美國對日本企業的打擊，並不是要解決貿易赤字這樣的經濟問題，而是事關如何維持美國長期繁榮的政治問題。就像美國總統的政策和決策從第一個任期的第一天開始都是為了爭取連任一樣，在二戰後形成的「美利堅治世」之下，美國所有的國際策略都是為了維護美國的霸權與繁榮。這也是霸權國家的宿命，無論國際形勢怎樣變化，美國的這一目的都是不會改變的。所以，美國很早就發動冷戰，不允許蘇聯來挑戰他們。但為了圍堵蘇聯卻讓昔日的敵手尤其是日本獲得了空前發展的機會，美國越來越感覺到在經濟方面日本的威脅不亞於在軍事方面蘇聯的威

脅，於是就騰出手來打壓日本，不許日本發展、超越自己。

本來以為貨幣戰爭、貿易戰爭等在經濟方面的所謂的戰爭都是一種形容詞，用來形容各國經濟競爭的激烈程度，但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教授扎伊拉卻直接指出，商業就是戰爭。「打壓日本」(Japan bashing) 正如維基百科的定義那樣是歐美各國對日本在經濟和政治各方面不正當的攻擊，然而，日本不僅現在似乎已經忘記了喧囂塵上的「打壓日本」，就是在 20 世紀八九十年代，也沒有認為美國打壓他們是沒有道理的，反而自認為發展有點過分侵犯了美國的利益。所以，日本積極配合美國的對日打壓，出現了日本官員歡呼貿易黑字下降的奇怪現象。

雖然說商業就是戰爭，但對待已經是盟國的日本既不能熱戰，也不能冷戰。實際上，美國一開始並沒有一套現成的方法。二戰之後，美國本來是想要把日本改造成一個農業國，不料突發的朝鮮戰爭改變了美國的政策，而日本也及時地抓住了這次發展的機會，實現了經濟的躍進。雖然日本的發展開始影響到美國的一些行業，但美國對此似乎還不夠重視，只是想通過讓日本自主限制對美國的出口來解決問題，直到傅高義教授出版了那本《作為第一的日本》，事態出現了巨大的變化。這本書雖然讓日本國民感到無比驕傲，但也讓美國國民覺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儘管傅高義是提醒美國人要注意日本的成功，努力維持美國原有的國際競爭力，但實際上這本著作讓美國人意識到僅僅通過限制日本的出口貿易無法遏制日本的經濟發展，從而也就無法維持美國的國際競爭力。

於是，美國對日本展開了更深層次的打壓。美國開闢了知識產權的新戰場，讓風頭正勁的日本企業吃了一記悶棍，付出了慘痛的代價。而美國還不滿足，他們希望用更加徹底的手段來解決日本經濟對美國的威脅，於是便利用匯率工具，全面性地摧殘日本企業的競爭力。然而日本企業把生產轉移到海外，保持了一定的競爭力。而匯率工具也是一把雙刃劍，對美國經濟也有所損傷，於是，美國放棄了保護國內製造業的政策，開始利用美國在全球金融方面的特殊地位，也就是利用帝國循環的機制來維護美國的繁榮。

為了讓帝國循環有效地持續下去，美國開始對日本進行全面的社會改造，不許日本超越。而日本竟然也一如既往地配合這樣的改造。美國不僅在商業習慣、司法制度等方面，甚至在價值觀方面都對日本進行了改造，促使日本發生了深刻的社會變化。日本終於明白，日本不僅需要向美國繳納巨額的保護費，而且還不得在任何方面挑戰美國。日本企業雖然對此於心不甘，也做過一番努力，但他們如何能扭轉這種局面呢？結果，躺平不僅在日本年輕人中開始流行，就是在日本的企業界也有流行的趨勢。可以說，在對日打壓的過程中，「不許超越」逐步變成了一種有效的打壓日本和維持美國繁榮的機制。

美國數十年來的打壓給日本帶來了嚴重的後遺症。在美國的打壓和日本的積極配合下，日本得到了不發展的結果。各種統計數據表明日本經濟在最近的 30 多年裏，幾乎都在原地踏步，沒有

呈現新的發展態勢。更重要的是，日本似乎也不想突破「不許超越」的桎梏，即便是安倍經濟學祭出異次元的金融政策，也刺激不了日本的經濟發展。雖然美國學者承認打壓日本實際上並沒有積極意義，但是，一種民族性的「躺平」傾向說明了打壓後遺症的嚴重性，也促使大家去深思面對「不許超越」的打壓應該採取甚麼樣的態度。

「不許超越」實際上是美國在打壓日本過程中逐步形成的一種共識，具有廣泛而深刻的內容，也是一種卓有成效的維持霸權的機制。本來，霸權國家為了維持自己的繁榮，需要建立一種維持霸權的體系。然而，維持霸權體系需要花費大量的資源，這樣的投入最終會拖垮霸權國家，但是，美國作為霸權國家找到了讓別國「不許超越」這種新機制，成功地維持了自己的霸權。美國的繁榮和日本的躺平就是這樣真實的寫照。

索羅斯曾經說，亞洲金融風暴雖然摧殘了這些國家的經濟，但自己所做的引起這場風暴的投機都是在合法的範圍裏進行的，所以他是問心無愧的。不過，這種「合法」實際上都是歐美灌輸給亞洲國家的價值觀念的一個部分而已。冷戰結束後，弗朗西斯·福山就宣稱美國的體制是世界發展的歸屬，美國的價值觀是大家必須接受的價值觀。然而，美國的價值觀就是「美國第一」，一切都是從維護美國的利益出發的。這種價值觀的存在實際上宣佈了歷史是不會終結的，而歷史的發展應該是所有國家的發展。

所有的國家都有爭取發展的權利，但對美國來說那意味着對

他們的挑戰，所以需要進行打壓，不許各國超越。如何打壓，是對美國能力的考驗，而如何應對打壓，則是對各國智慧的考驗。從商業就是戰爭的觀點來看，打壓是沒有底線的。清水寺的森貫主更是用顛顛巍巍書寫出來的「戰」字，給大家做出了警示，戰爭是「不許超越」的終極手段。所以，對被「不許超越」的國家來說，就應該丟掉幻想，排除一切困難去爭取超越、謀求發展，不要掉進任何阻礙發展的陷阱裏。只有發展起來、實現超越，我們的社會才會更加美好。

緒論 不許超越與帝國循環

不許超越是美國長期以來對日本打壓的集中體現，也可以說是這種打壓的精髓。雖然沒有人明確提出過不許超越的口號，但不許超越卻是實際的存在。那是美國國民的共識，也是美國政府的策略和手段，更是一種維持美國繁榮的機制。本書希望通過對美國打壓日本過程演變的分析，來闡明這種機制的形成和作用，給讀者提供必要的借鑑。

2011年，美國總統奧巴馬在接受澳大利亞媒體採訪時說，如果有超過10億的中國人與美國人和澳大利亞人過着相同的生活，那將是人類的悲劇和災難，地球將無法承受。這句話曾經引起很多中國人的憤怒，但是，奧巴馬也坦白了一個事實，即美國的繁榮是建立在消耗大量地球資源的基礎上的。同時，美國也是不可能為了讓大家共享有限的資源而放棄現在的繁榮的。

實際上，為了維持這樣的繁榮，美國不僅不希望與大家分享

資源，而且還會對任何潛在的對手進行無情打壓，不許他們超越自己。這也說明，這樣的打壓與任何價值觀都無關。比如二戰後的日本是完全按照美國的意志改造過來的，但美國在感到威脅的時候，照樣進行了無情的打壓。這不僅讓日本人手足無措，而且還讓旁觀的外國人驚恐萬分。

1994年4月24日，《朝日新聞》刊登了一封來自瑞典的歷史老師的來信。

作為瑞典人，我對沒完沒了的美日貿易摩擦感到震驚，受到了衝擊。因為這十年來，日本的報紙連篇累牘地刊登的都是美國咄咄逼人地向日本提出要求的這種貿易摩擦的內容。美國擁有無與倫比的資源，但卻無法照顧好美國的國民。實際上，只要對富裕層進行高額課稅來支援貧困階層的話，就能強化國內市場的基礎，使得美國的產業可以比現在更加健全。但是，美國卻為了把大家的注意力從這些基本的社會和經濟問題引開，就把一切責任都歸於政治上從屬於美國的弱小的日本。

剛剛去世的日本著名經濟學家小宮隆太郎曾經對這封讀者來信做過評價。他不同意這位歷史老師關於日本是弱小國家的論述，也不同意信中關於美國社會經濟問題的產生原因和解決方法的分析，但是，他對美國在貿易方面不斷提出單方面的要求在現

代國際關係中非常異常的論述深有同感。而把國內問題歸罪到其他國家的做法本來是帝國主義政治家的常用手段，所以，美國對日本的打壓正如來信所指出的，實際上就是美國把國內問題歸罪於日本的一種行為而已。然而，這樣的打壓不僅僅是一種常用的手段，而且是美國社會發展所引發的必然結果。

二戰之後，美國的 GDP 曾經佔世界的 40% 左右，具有壓倒性的實力。那個時候，美國不僅是世界的工廠，而且還是世界的銀行，同時又是世界的警察。美國利用其超群的經濟實力建立維持霸權的全球軍事基地網絡，形成了「美利堅治世」的體系。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給這個體制挖掘墳墓的正是對這個體系的維護本身。

為了讓美國生產的產品更多地出口到各國，美國給世界很多國家提供了大量的資金，這不僅給美國帶來了巨額的貿易黑字，也讓美國享受了巨額的資本收益。然而，各國尤其是日本的迅速復興，帶來了一個美國所不願意看到卻又無法避免的後果，那就是美國的世界工廠的桂冠很快就被日本等國摘掉，世界經濟的發展必然地讓繁榮的美國成為貿易赤字國。按照經典的經濟學理論，貿易赤字國應該下調物價，讓企業重新獲得國際競爭力，從而使國際貿易趨向平衡。但下調物價也會連動着薪資的下調，這就意味着國民生活水平的下降，這當然是美國國民不願意看到的事。本來，作為世界的銀行，美國是世界最大的債權國，巨額的債權收益也能讓美國維持繁榮的局面，就像 19 世紀末老牌帝國主

義國家英國那樣，雖然長期貿易逆差，但巨額的資本收益維持了帝國的繁榮。然而，維持「美利堅治世」體制的高額費用消耗了美國的經濟實力，使得 1958 年的美國出現了「國際收支危機」這樣一個新名詞。而美蘇之間的軍備競賽，不僅拖垮了蘇聯經濟，也讓美國經濟大為受損。美國出現了巨額財政赤字，在二戰後不到半個世紀，就從世界最大的債權國淪為債務國。

雖然這時候問題已經浮現，但美國似乎還不清楚問題發生的原因。於是，在美國的外貿中贏得巨額出超的日本就自然地成了罪人。因為「外貿赤字就意味着吃虧」雖然屬於歪理卻十分易懂，於是美國要求日本消滅對美貿易的順差，開始了打壓日本的歷程。有意思的是，這個時候，美國的政壇竟然能不分理念的不同而團結一致，把日本當作美國最大的威脅。不許日本超越自己，成了美國人的共識。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用管理貿易的手法試圖解決美日貿易的逆差問題，恰似推行了凱恩斯反對自由主義的政策。然而，凱恩斯主義很快就被新自由主義掃進歷史的垃圾堆。戴卓爾夫人、列根等推行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是盡可能地放任市場，政府不要去干預。當然，管理貿易本來也應該被拋棄。新自由主義的旗手佛利民也認為戰後日本的經濟發展是自由市場成功的證明。也可以說，美日貿易的不均衡也是自由市場成功的證明。儘管如此，新自由主義的浪潮卻無法改變美國用管理貿易的方法來打壓日本。

不過，美國也很快地認識到這樣打壓並不能達到不許日本超

越，維持美國繁榮的目的。因為管理貿易並不能解決美日貿易不均衡的問題，就算採用匯率操作這樣的非常手段也無法直接提升美國企業的競爭力，反而讓日本的資金像洪水般衝向了美國，還收購了美國標誌性的資產，嚴重損害了美國的自尊心。於是，美國設定 BIS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基準——從事國際業務的銀行必須滿足資本金超過 8% 的條件，試圖遏制日本的資金去世界獲利，只是沒有想到在泡沫經濟的年代，日本的銀行利用膨脹的資產輕鬆地跨過了這道門檻，讓美國不許日本超越自己的希望再次落空。

1989 年，在美日結構協議交涉過程中，美國突然打着保護日本國民利益的旗號針對日本的土地問題進行了詰難。理由是日本的土地政策導致了日本地價的暴漲，日本國民為了獲取一個小小的居室，竟然要把一生的積蓄貼進去，當然就無法擴大日常的消費。美國認為這種狀況自然地形成了非關稅壁壘，影響了美國產品對日本的出口。而且，日本企業以土地為擔保可以輕鬆地獲得巨額融資來收購美國的企業和資產，這也損害了美國人的自尊心。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美國要求日本進行土地改革，把地價降下來。然而，美國把板子高高舉起來後，沒有重重地打下，而是悄無聲息地放棄了這項要求。日本負責交涉的官員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通過討教美國官員，才知道這裏的原委。

本來美國是要求日本進行國內改革來接納更多的美國產品，但形勢變化，迫使美國需要更多的日本資金。在東西冷戰結束

時，不僅俄羅斯及東歐國家急需大量資金來推進市場化經濟，而且，累積了大量赤字的發展中國家也需要資金，美國為了適應這樣的歷史巨變，也必須確保大量的資金。但這時，世界的資金流向歐洲，對美國來說，日本的資金就顯得更加重要了。如果這時候美國要求日本進行土地改革，降低地價，那麼就會影響日本向美國輸送資金。所以，美國突然不再關心日本的土地改革，至於日本國民的利益也就不再談了。也就是說，通過擴大美國產品在日本的市場份額來獲取資金的方式，遠遠不及直接讓日本的資金輸送到美國的規模和速度。這個變故，正說明了美國終於明白，讓游弋在世界各地的美元回流到美國這樣的帝國的循環遠比保護美國製造業更為有效。

帝國的循環源於美國在緊迫中放棄美元與黃金掛鈎的政策。當年英國就是死死地不願放棄金本位制，以致出現了嚴重的資金不足的狀況。美國出現「雙胞胎赤字」意味着資金不足，而美元與黃金的脫鈎，使美國擁有了增發紙幣的自由，對國內需要的資金量應該就不用擔心了。只是與此同時，美元也會面臨迅速貶值的風險。為了維持美元的價值，讓美元成為世界主要的結算貨幣是與黃金脫鈎後唯一的有效途徑，而「美利堅治世」給這種途徑提供了保證。同時美元作為結算貨幣本身也讓美國獲益匪淺。

雖然美國獲得了增發紙幣的自由，但實際上並不能採取佛利民的「直升機撒錢」的方式去增發，而是採用了有息國債的方式。儘管如此，美元的增發仍產生了很多熱錢。美國需要用這樣的熱

錢去獲取更多的利益。而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完全脫鉤，為這樣的熱錢獲利提供了可能性。

20 世紀 70 年代以前，外匯交易量和實際的貿易量是等同的，但美元與黃金脫鉤，意味着貨幣經濟與實體經濟可以脫鉤，外匯交易本身就逐步變成一種商品；同時，各種金融衍生產品也就越來越多，層出不窮，而使得金融市場規模的擴大，遠遠超過了實體經濟的發展。比如在 1995 年 4 月，世界主要外匯市場每天的交易量達到了 11900 億美元的規模^①，而同期每天的世界貿易規模只有外匯交易市場的 1.2%，虛擬經濟已經與實體經濟遠遠地脫鉤。美國終於認識到既然用管理貿易的手法無法取得有效的成果，那麼不如乾脆積極利用金融操作來實現讓美國繼續繁榮的目的。所以，從 1995 年以後，美國基本上放棄了保護美國製造業的政策，而準備在金融方面實施不許日本超越的戰略，以達到維持美國繁榮的目的。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雖然美日貿易依然存在巨額逆差，但貿易摩擦一詞不再被提及，美國只要求日本進行社會結構性改革，以便讓帝國的循環暢通無阻。

美國國債和各種金融衍生產品為美元的增發和回流提供了便利的工具。同時，美國又可以利用這些回流美元到世界各地再做投資。1997 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指出，美國起到了全球資金

① BIS, Triennial Central Bank Survey of Foreign Exchange and Derivatives Market Activity in April 2007.

中介的作用，即美國提供相對安全的富有流動性的金融資產，比如美國國債、優良企業債等，還有比較高的利息，以此來吸引國際上的資金。然而，美國又通過國際金融市場投資海外那些流動性比較差但回報更高的金融商品。而源自美國的 IT 革命不僅形成了自身的泡沫，而且還促使金融市場飛速擴大。

這個時候，用帝國的循環這樣的旗號，哪怕是日本大概也很難接受。所以，美國用開放市場、金融自由化等新自由主義的口號來取得制高點，形成了全球化的世界性輿論。但是，在這看似平等的市場上，由於資本和市場運作能力的不同，弱肉強食的現象反而越演越烈。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羅伯特·基歐漢指出，所謂的霸權，就是某國可以控制資本、市場以及高附加價值商品的生產。按照這個定義，美國當仁不讓地取得了這樣的霸權。

在這種前提下，美國聘用諾貝爾獎得主坐鎮，通過複雜甚至奇怪的計算，設計了多種金融衍生產品，試圖把別人擁有的資產轉移到自己的手上。然而，正是這樣複雜甚至奇怪的計算把他們自己也繞了進去，所以，20 世紀 90 年代以後，金融危機頻發也就不足為奇了。1994 年到 1995 年，熱錢流出引發了墨西哥金融危機並迅速波及全球。到 1997 年和 1998 年，更是出現了亞洲金融危機和俄羅斯債務危機。而俄羅斯債務危機又引發了 LTCM 危機。2000 年以後，全球互聯網泡沫破滅導致信用市場急劇萎縮，結果資金湧入美國的房地產，最終爆發了 2008 年雷曼事件，引發了全球性金融危機。

然而，當金融危機衝擊世界各國的時候，美國依然能獲益匪淺。因為美元是國際結算貨幣，當金融危機發生後，美元往往會大跌，這就意味着美國的對外債務獲得了減免。當然，美國債務的這部分減免等同於債權國相應的損失。而日本應該是最大的受害者。

沒有資料顯示，美國這樣對日本的打壓是有戰略性計劃的，而應該是在打壓日本的過程中不斷摸索出來的。比如，在列根總統的第一個任期裏，美國一邊堅持堅挺美元的政策，一邊要求日本努力削減對美國的出口。但是，到第二個任期時，列根政府就改變了策略，試圖用匯率操作一舉解決所有的貿易逆差問題。這樣的對日打壓一直延續到克林頓總統的第一個任期，但進入克林頓總統的第二個任期後，美國終於認識到那樣的打壓日本沒有積極的意義，通過帝國循環的金融操作才能維持美國的繁榮。所以，美國改變了對日本的策略，從打壓改為壓榨，確保日本的資金可以源源不斷地流向美國。

問題是，既然借錢給美國早晚會受到損失，那麼，誰還甘願承受這樣的損失呢？對此，美國早有辦法。他們讓凱恩斯主義再次迴避，請出新自由主義，弄出了一個華盛頓共識，試圖用新自由主義來改造世界，通過金融自由化讓美元能自由地游弋在世界各地，同時也能讓美元自由地回流美國。這樣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最成功的樣本還是在日本。因為日本有足夠大的經濟體量以及能夠接受美國要求的社會氣氛。

在泡沫經濟崩潰後長期的低迷之中，日本的社會評論家、主流媒體都由衷地歡迎新自由主義，認為這是打破低迷的有效處方。日本積極推行金融大爆炸等社會改革，他們認為這既能滿足美國對日本的要求，又能使日本從長期的低迷中走出來，似乎非常圓滿。但實際上這只是在努力地適應美國的經濟圈，所以，京都大學教授佐伯啟思認為這是積極地去隸屬於帝國循環，其結果就是用日本的凋零換來美國的繁榮。也可以說，美國通過抽出日本的大量資金達到了不許日本超越的目的。

當然，這樣的社會輿論還不足以讓日本心甘情願地持續把自己的資金輸送給美國。神奈川大學教授吉川元忠指出，日本之所以願意持續不斷地把資金輸送到美國，也是相信了美國的結構性權力。馬克斯·韋伯曾經對權力做過這樣的定義，即權力就是在某個社會內部，排除一切抵抗而貫徹自己的意志的可能性。不過，這只是指權力絕對性的一個方面，其實權力還有相對性的一個方面，即某個社會內部成員自認為權力者擁有這樣的權力。日本正是這樣去認識美國以及美元的權力的，而在這背後，實際上存在着美國的軍事實力的影響。這也難怪，因為在日本首都東京的郊外就有一個巨大的美軍基地，而美軍在東亞最大的軍事基地也在日本。為了維持美軍在日本的基地，日本每年都要編制巨額預算。日本早已形成為了在政治上獲得美國的保護，在經濟方面做出犧牲也是迫不得已的社會認識。

帝國的循環本來也屬於經濟學上實體的商品與資金循環流動

中的一環，但它之所以能成為帝國的循環，就是因為不許超越的霸權改變了實體的商品與資金循環流動的性質，即美國通過不斷地使美元回流以及對美元債權的操作，把世界各地的財富轉移到美國。結果，美國維持了繁榮，但即便是貿易黑字國也無法積累更多的財富，等於得不到發展。不許超越使得帝國的循環起到了維持美國繁榮的效果，而這之所以有效，還是基於二戰之後美國實力的影響。

只是美國實力在權力絕對性方面越來越弱，以後這樣的帝國循環還能不能繼續發揮作用，這對全世界來說，都將是一個嚴峻的挑戰。



第一章

商業是戰爭

險峻的氣氛似曾相識
對泡沫經濟的錯覺
不許超越是美國的共識

第一節 險峻的氣氛似曾相識

一 「技術被偷盜」

在言歸正傳之前，我們不妨先來做一個填字遊戲。請在下面這段文字的空格裏填上一個國名。

在 20 年多年裏，□□為了實現在某個特定產業中席捲世界市場的目的，制定了中央集權性的政策、提供了資金和控制了市場。

□□是一個國名，鑑於目前的形勢，一般人會在這個空格裏填上「中國」兩個字，但實際上這裏應該填寫「日本」。這個簡單的填字遊戲有不簡單的社會背景。

實際上這段文字摘於 20 世紀 80 年代一家美國電子企業的報

告。當時美國半導體協會也同樣指責了日本：日本的產品席捲世界市場，使得美國企業受到重大影響，這完全是由日本產品的目標政策所帶來的結果^①。更有甚者，1985年9月，美國總統列根在評論日本時說：「當政府允許假冒或複製美國產品時，這是在竊取我們的未來，不再是自由貿易。」如果不去看時間的話，我們很容易認為這段指責是出自現任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之口，其措辭是何其似曾相識。如果把這裏的國名隱去的話，我們大可以把另外一個國名代入進去。

這樣的填字遊戲還有很多，比如下面這段文字：

想偷盜這個國家的產業技術的國家有很多，而為了防止這樣的偷盜，業界和政府採取了一切可能採取的方法。

「這個國家」是指哪個國家呢？又是哪些國家想偷盜呢？答案可能出乎我們的預料。這段文字出自1989年在日本出版的《技術霸權》^②一書，作者藥師寺泰藏指出「這個國家」不是美國也不是日本，而是英國，而想偷盜的國家不是日本也不是中國，而是美國以及法國。

① 黒政典善：《「米中貿易&ハイテク戦争」はどうなる？「日米半導体摩擦」を振り返る》，電子デバイス産業新聞，www.sangyo-times.jp/article.aspx?ID=2777。

② 薬師寺泰藏：《テクノヘゲモニー：國は技術で興り、滅びる》，中央公論社，1989年。

實際上，這段文字最早是出現在 1981 年傑瑞米撰寫的《跨大西洋工業革命》^①中，此書獲得了美國歷史學會頒發的 1982 年度的約翰·H·鄧寧獎以及技術史學會頒發的艾德爾斯坦因獎，應該說在西方史學界具有足夠的可信性和一定的權威性。

傑瑞米在這本書裏用詳細的資料闡明了從 18 世紀 90 年代到 19 世紀 30 年代美國為了獲取英國的紡織技術，不惜動用一切可以動用的力量，採用了各種方法，包括還派遣了美國駐英國利茲市的領事威廉·戴維去偷盜技術情報並把情報送回美國。後來英國終於認識到事態的嚴重性，他們指責美國實施了偷盜行為，並威脅到英國的國家安全，為此修改了移民法和外貿管理法令，使之更加嚴格化。英國不允許技術工人、工程師移民美國，如果違反就剝奪國籍，並處以巨額罰金，甚至直接關進大牢。這和美國現在的做法何其相似。當然，這些還不夠，英國還把生產機械以及機床等設備列為重要的戰略性物資，嚴禁出口美國，如果違反就處以重刑。但是，就算有這樣嚴峻的法律，去美國的技術工人、工程師還是絡繹不絕，沒有減少的趨向，這是因為在美國，技術工人和工程師可以賺到遠比在英國多得多的錢。而偷運機械設備的更是一些職業老手，他們把機械設備拆卸得七零八碎，再貼上與內容不符的標籤，在出口申請書上填寫不相關的內容，甚至連

① David J. Jeremy, *Transatlantic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Diffusion of Textile Technologies Between Britain and America, 1790–1830's*, Blackwell Publishers, 1981.